



生命的悲歌与奇迹

——走进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和新华社记者李柯勇于16日赶赴震中映秀镇。从成都经都江堰再沿岷江北行至映秀,一路过去,这场劫难中的所见所闻令我终身难忘。

◎本报记者 蔡国兆
四川成都、都江堰、映秀报道



80岁的朱琴琴(音)老人每天都来到映秀小学的救援现场,一动不动地坐在边上等候她的孙子能生还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蔡国兆 摄

▶▶ 16日 10:00-18:30 漫漫寻亲路

由于沉重的行李,我们认识了20岁的王进。驾车从成都至都江堰的玉堂后,由于运输灾民道路管制,我们不得不弃车步行,准备到10里外的紫坪铺那里渡江前往映秀。看到我们太多的行李,走在后边的一个陌生男孩突然过来要帮我们扛矿泉水箱。这个男孩就是王进,他和他的同伴们准备徒步去寻找在地震中失去音讯的亲人。王进是四川茂县东兴乡四坪村人,初一辍学后一直在成都附近的郫县打工。地震发生时,茂县老家中有父母和爷爷。他说:地震发生后,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就能看到他们。由于道路不通,王进准备绕道映秀,汶川去茂县。我的父亲叫王青海,母亲叫李世秀,还有一个爷爷,已经78岁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们家村子那个地方太

偏,救援的部队不一定能够找到。”大灾之后的都江堰气温很高。去紫坪铺的道路很远,我们不时需要爬山以节省路程。王进扛着箱矿泉水气喘吁吁地跟着我们。一路上,我们不时遇到从重灾区撤下来的灾民。在紫坪铺附近的一条山路上,一个抱着小孩的灾民跌跌撞撞地走下来,看着令人担心。王进放下矿泉水,站到路边和伙伴们帮着把小孩传到了山坡底下。“不知道他们怎样了?”看到撤下来的灾民,王进又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和王进同行的有19岁的李念,还有22岁的王志芳和她的丈夫。他们一行四人结伴翻山越岭去寻找各自的亲人。前面的路途很远,即使顺利也要走上四五天,途中要经过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映秀,还将面临泥石流和落石的威胁。王进他们不顾我们的劝阻,执意要走下去。

▶▶ 16日 18:30-17日 6:45 深夜行军的部队

在紫坪铺,我们等了将近三个小时。晚上6时30分,我们登上了开往映秀的军用物资船。物资船实际上是一个长约20米宽5米的平板,前后由两艘冲锋舟牵引和推送。由于装载了6辆军车和100多名战士,船的行驶速度极慢,大约四个小时后,才到达目的地——白花乡阿坝铝厂附近的浅滩。我们必须在这里弃舟上岸,步行前往映秀镇。阿坝铝厂浅滩的登陆条件极其恶劣,物资船连试五次无法靠岸,最后不得不用冲锋舟搭成浮桥让战士上岸。当晚11时30分,全部战士和物资终于成功上岸,我们告别大部队的准备连夜赶赴映秀镇。在山路上下跌碰撞摸索了2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阿坝铝厂。这里的厂房已被震裂,不少房子只剩下了框架结构,有一支部队驻扎在这里。一位士兵告诉我们,前往映秀的国道已被泥石流冲垮,沿岷江而上的另外一条路也被堵塞,连夜赶赴映秀绝对不可能。从阿坝铝厂往上看去,整个山坡只有一盏应急灯闪来闪去。几台推土机正在抢修道路。

我们不得不在阿坝铝厂的厂房空地上露宿了下来。5月的四川,尽管白天的温度已经很高,晚上却很凉。由于没带帐篷和被褥,17日凌晨我们被陆续冻醒。我和李柯勇在附近找了些木板生起了篝火,想烤干身上被夜露打湿的衣服。这时,我们惊奇地看到一支手拿铁锹、撬棍的部队在路上来回跑了好几次。除了直升飞机营救的灾民,从昨天下午开始映秀就没有人出来过。前面的道路塌方估计有100多米。我带了战士去看,倾斜度达到70度,根本无法进去。”这支部队是连夜运送药品、粮食去映秀的“铁军”某部,该部一位姓武的连长说。当晚,阿坝铝厂附近发生有明显震感的余震两次,分别是0:15和4:20,驻扎在我们附近的部队两名战士受伤,被同伴们用担架火速运往都江堰救治。

▶▶ 17日 6:45-8:45 通往映秀的险道

清晨时分,铁军一位士兵告诉我们,沿岷江前往映秀的路已经抢通,灾民正陆续退出来。6时45分,我们踏上了前往映秀的道路。据当地居民介绍,铝厂距离映秀只有5公里,但由于路途极其艰险,我们在路上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出发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一段泥石流堵塞的道路。清晨,工程兵在这段落石泥沙堆里开出了一条仅容一人通行的道路。从距离陡峭的江岸仅100厘米的狭窄路面看下去,浑黄的岷江激流拍打着江中礁石,令人感觉头晕目眩。由于灾民不断过来,走上几分钟,我们就得立到道边等他们

侧身而过。一边是随时会出现落石危险的山体滑坡面,一边是湍急的江水,加上道路高低不平,在我们前边赶往映秀的救援部队不得不派出人手站在一些险要处帮助灾民快速通过。因为出发匆忙,我没来得及买到登山鞋。道路的巨石间满是泥泞,我穿的皮鞋不时陷入到泥沙中,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把鞋重新穿一下。穿的鞋“不合时宜”,加上身背两个发糕设备和食物,要不是站在附近的战士帮忙,有好几次攀爬巨石时都差点失去平衡。映秀的灾民已经出来不少了,但还有部分灾民滞留当地,我们的部队在里面也缺少食物和设

备。我们必须尽快把药品、粮食等送进去。”路边一位帮助灾民通过的李姓战士这样说。经过两处总长近1公里的泥石流地段后,17日上午8点45分,我们终于到达了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映秀镇。在镇口的灾民帐篷里,我们遇到了来自张家坪村的农民蔡红英。几个山东籍的救援队员想向她买两包方便面,由于她不肯收钱,双方僵持不下。“你就当作是支援抗灾好了。”蔡红英说。在家中房子被地震摧毁后,她就带着食物搬到镇口的空地上搭了个简易帐篷。蔡红英说,映秀在地震中受伤的灾民已经撤离,孩子也差不多撤退完毕。

▶▶ 17日 8:45-16:30 废墟中的感动

走进映秀,这个曾经如同它的名字般秀丽的地方已成废墟,满目尽是断壁残垣。当地村民说,整个镇中看得出形状的房子只有十来栋了。沿着满是断柱、灰渣的道路往里走,尽管隔着两层口罩,空气中尸体腐烂的气味还是越来越浓。距离地震发生已经5天,很多遇难者的尸体没有来得及挖出,随着救援队撤开废墟,一阵阵浓烈的气味刺得人鼻子发疼。映秀小学是当地受灾情况最为严重的地方。当地人估算说,全校473名学生和47名教师只存活了2百余人。我们到达时,山东公安消防总队的60多名救援队员正在现场搜救。据前几天的检测,该地还有两处生命迹象。

映秀小学共有4幢楼,分别是4层的教学楼、5层的综合办公楼、6层的学生宿舍和5层的教室宿舍。地震发生后,除了综合办公楼剩下个岌岌可危的框架外,其余几乎被夷为平地。救援队员正在教学楼和综合办公楼角下的废墟间展开搜救。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映秀小学周边的空气已经变质,但这里还是有几十名学生家长在临时搭建的遮阳篷内等候。不管是哪家的娃儿出来,有一点希望我们就等着。”映秀镇镇政府所在的中滩堡村村民于世英说。她的儿子至今还在废墟里。在等候的家长中间,我们看到了一位名叫朱琴琴(音)的老婆婆。她今年已经80岁,耳聋目花了,孙子在里边。她每天都来,一

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于世英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映秀小学,当地群众自救队曾经徒手搬开塌土,挖出了两名存活的小学生。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由于他们的老师张米亚张开双臂帮他们挡住了塌陷的水泥板。地震来时,已经死去,但躯体还保持了这个姿势。在这次地震中,他爱人、孩子也去了。”张米亚的同事刘中能说。地震来时,张老师就让学生立刻趴到桌下。我娃儿说,地震后还看到张老师拼命往外挖倒塌的墙壁,想给学生们的生路。”学生家长王艳梅说。在这次地震中,张米亚班上30名学生存活了近百,王艳梅的孩子也是幸存者之一。

▶▶ 18日 16:30-23:30 生命的奇迹

离开映秀小学,我们到了映电公司,这个地方聚集了100多名搜救人员。傍晚5时12分,救援人员在映电公司的宾馆废墟里救出了一名被埋在地下近125个小时的幸存者蒋宇航。而在另外一个角落,来自山东公安消防总队的救援人员正在营救另外一名幸存者虞锦华。16日上午8时,山东公安消防总队在映电公司办公楼废墟上发现了生命迹象,立即在该地段展开了搜救工作。虞锦华被埋在6层水泥板下,里面乱石、水泥柱交错,营救人员很难判断承重部位。万一出错,一个乱石落下,她的生命就会面临危险。”山东消防总队青岛支队参谋长陈爱新说。为了保证虞锦华的生命,营救人员采用了5个不同方案。我们分别在虞锦华被埋处的前、后、左、右四个方位都进行了尝试,但由于余震不断、废墟内结构复杂,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在现场指挥的山东消防总队副队长陆长春说。营救人员最后采用的方案是从废墟上方打探洞。压在虞锦华上方的水泥板被逐层打穿。探洞打到5米深处,营救人员已经能和她直接对话。但虞锦华下肢已被水泥板压得坏死,奄奄一息,同时,她被一具遇难者尸体挡住,拖出尸体导致的尸水漏泄可能危及虞锦华的生命。营救工作再度陷入困境。17日晚11时30分,天空下着雨,陆长春在营救现场召集营救负责人、医护人员紧急会议,决定扩大探洞,挖出挡在前方的尸体,对虞锦华进行现场截肢手术的方案。迟一秒就多一秒的生命危险。从现场情况来看,挖开虞锦华腿部上方的水泥板耗时会很很长,而且极有可能引发探洞塌陷。”现场营救的救援队长马刚说。

映秀镇的余震不断,给营救虞锦华带来了巨大困难。我们了解到,探洞曾一度从40公分缩小至20公分,营救人员也时刻面临危险。只要一有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陆长春说。18日凌晨映秀下了一场暴雨,我们在山东公安消防总队的营地中看到,战士们的简易帐篷已经浸泡在水里。但早上6时多,一批救援人员就已经吃完早饭前往营救现场换班。虞锦华还活着。”陆长春说。她的存活是生命的奇迹。”昨晚20时10分,在废墟中被埋近150个小时的虞锦华终于被成功救出,此次救援时间长达56个小时。在汶川地震营救过程中,奇迹不断出现。截至目前,山东公安消防总队已在映秀废墟中救出7名幸存者。这些生还者均在地下被埋超过72小时,每个生还者的平均营救时间在10小时以上。

■什邡重灾区见闻

女老师用身躯护卫两名学生

◎本报记者 朱国栋 四川成都、什邡报道

5月16日、17日,本报记者一直在什邡重灾区采访。什邡和汶川同属龙门山脉,是这次汶川地震的重灾区。根据什邡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的数据,截至5月17日中午12时,什邡市确认死亡人数3504人,受伤31978人,失踪2602人。而这些数据很可能进一步上升。什邡市人口为43万,也就是说,什邡至少已有近10%的人口在这次地震中伤亡、失踪。 釜峰镇和红白镇都是什邡的工业重镇,受灾十分严重。釜峰实业是中国知名的化肥企业。据该厂工人透露,地震之后这里曾发生硫磺燃烧,是由该厂三车间的硫磺沉降槽起火引起,大火持续烧了1天多。所幸的是,大火被及时扑灭。在这场地震中,釜峰实业至少有上百名职工被埋。目前已有50多具尸体被发掘,但失踪人数也有数十人。地震给釜峰实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据该企业估计在5亿元以上。釜峰实业的废墟是不断创造生存奇迹的地方,按照灾难生存常识,在地震中被掩埋超过72小时后,人类生存机会极小。但在该企业的废墟里,不断有生存人员被救出,72小时、100小时、107小时,在场的中外记者和当地民众,不断为生存奇迹和坚持不懈的河南消防官兵鼓掌。 因为身处震中,釜峰镇和红白镇几乎已被夷为平地,极少有建筑物残存下来。但幸运的是,由于当地农民住的多为单层房屋,多数灾民可逃生出来;哪怕被掩埋,自救和救人也相对容易。因此,在釜峰镇和红白镇的农村,伤亡比学校、厂矿相对较轻。

人员伤亡最为惨重的是红白镇中心学校,该校分为初中部和小学部。地震至少已造成红白初中50多人死亡,红白小学的死亡人数则达到100多人。两所学校的死亡数据可能进一步上升。该校老师们的英勇表现感动了无数家长。校长孟明福的家就在学校后,但他一直坚持抢救学生,他的爱人和3岁的孙女被地震掩埋;分管小学部的副校长钟思平一直在学校指挥着抢救工作,回家后才发现,他的爱人和岳母已遇难。

张辉兵老师本有机会逃生,但为了让更多学生获救,他撑住教室门,帮助10多个学生逃生后,他最终遇难;26岁的女老师汤鸿,用自己的身躯护卫着两名学生,两名学生生还,而她自己则遇难了。”谈及这些老师的事迹时,钟思平泣不成声。

16日下午,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大约每过15-20分钟,就有一架直升机经过釜峰镇。据正在抢救的官兵介绍,什邡还有一些乡镇和山间的道路无法通车,可能还有上万人被困。

记者夜宿什邡地震废墟时发现,5月16日晚、17日凌晨,什邡仍余震不断,记者能明显感到的就有3次。17日晚的一场暴雨,更给灾区的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这场暴雨引发泥石流,一支进入红白镇龙耀坪村的空降兵部队被困,其中包括官兵和记者共27人,还有被搜救的48名村民。

■志愿者心声

“令我欣慰的是,还能看到灾民的微笑”

◎本报记者 朱国栋 四川成都、都江堰、什邡报道

不分国籍、地域、种族、性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志愿者们都来到了汶川地震灾区。

嵩山少林寺救援队、浙江消防、南京消防、成都拼客网志愿者、韩国搜救队、北京搜救10人联盟、空降兵部队、深圳特警、成都服装个体户后勤援助团……5月16日,在什邡市区通往红白镇短短几十公里的道路上,各地的救援者和志愿者们忙碌碌。

陈千万别问我是什么基金公司的,我来这里参加志愿者是瞒着单位出来的,我担心公司领导不放我走,所以我请10天假到了这里,”在什邡市釜峰实业附近的仁和村,一位白净清秀的小伙子王存义(化名)带领的志愿者给村民们带来了许多日常药品,他是深圳一家知名基金公司的研究员,他为了参与志愿者行动,特意将年假提前。考虑到公司可能担心安全问题而未必会放行,王存义没有将志愿者行动告知公司。和记者攀谈10分钟后,王存义和他的9名同伴继续朝什邡山区更深处地震震中进发。王存义所在的志愿者队伍中,有大学老师、导演、证券经纪人、博士研究生等。

陈涛是成都荷花池小商品市场的服装个体户,他和姐夫、小舅子一起,参加了一个由26辆车组成的车队,他们多数是在成都经商的个体户。他们每天都要在灾区 and 成都两地往返数趟,给灾民和参与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战士送去蔬菜、水果、饼干、大米和饮用水,这些货物都是陈涛他们自费购买的。

“我看到电视镜头里的灾民,就控制不住流泪了,我一定要帮帮他们,他们是我们的血肉同胞呀。”短短3天时间,陈涛已为灾民送去了价值1万多元的食物和水,他们这个车队提供了价值几十万元的灾区所需物资。除了送物资外,陈涛还运送志愿者、媒体记者回成都。

宗教界人士也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嵩山少林寺救援队的车辆几乎一刻也没有停过,他们一直在运送伤员。许多僧人在现场护理伤员,清理废墟。

许多山西煤老板也加入到了志愿者队伍中,5月17日中午,由6辆悍马组成的山西煤老板车队从成都开往绵竹,这些车的车身上写着“我们要与地震抗争到底!”

仁和村的灾民多数文化程度不高,识字不多,但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谢,在公路两旁,许多木板和废墟上写着这样的话:灾区人民感谢全国人民,祝好人一声平安。”

来自北京的志愿者王宏宇参与过多次灾难救援,他认为这次汶川大地震和很多灾难不同,他告诉记者,令我欣慰的是,我还能看到灾民的微笑。”灾民们则认为,尽管亲人已遇难,家园已破碎,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好心人,都没有忘记他们,所以,他们对前途感到乐观。

志愿者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灾区。在德阳到成都的高速公路上,有一辆志愿者宣传车上这样写道:“中华民族不会被地震打垮!”宣传车一边走,一边用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歌曲。



通往映秀的路上充满艰险